

王春瑜/主编

中

国

【第五卷】



宋

文
化

范学辉/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小

通

史



K230.3-49

1

:5

國文化小通史

清園



【第五卷】



○范学辉/著

○王春瑜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序

王春瑜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曾掀起一股文化热，报刊上竞相刊登“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争辩文章，堪称轰轰烈烈。其背景应当说是对十年浩劫尤其是在文化方面的浩劫的拨乱反正。我们这一辈亲历“文化大革命”的人记忆犹新：在那十年中，多少名胜古迹被人拆毁，多少文化名人惨遭迫害！除了八个所谓革命样板戏，一两部样板小说，茫茫中国大地几乎成了文化的废墟和沙漠。问泉哪得“死”如许？为有源头“浊”水来。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由于“左”的思想作祟，在不少领域，文化被严重削弱。以历史学为例，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主导下，中国通史几乎成了农民战争史，文化——包括衣、食、住、行，以及世风、民俗等，不是以三言两语打发，就是砍得一干二净。十年浩劫，本来就是“左”的思想不断积累，最后恶性膨胀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成了“大革文化命”，这段惨痛的历史，迫使人们去重新认识、思考文化。

像历史上每一次文化论争一样，众口热说，也难免良莠并陈，泥沙俱下。无论是反思还是研究，本来都应当从事实而不是从概念（包括定义）出发，但有些学者拾西方人的牙慧，引进文化的种种定义，谁也搞不懂其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也有一些学者，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脱离中国历史实际，一味空谈，恰如《红楼梦》中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这些空谈，只能使人茫然不知所措。有位著名历史学家曾经无奈地说：“文化，不说我很清楚；现在越说我越糊涂

了。”此言耐人寻味。学术研究玄之又玄，急功近利的“泡沫文化”又在铺天盖地地向大众涌来，面对这种情况，我以为编一部简明扼要而又雅俗共赏，尤其是适合于正忙着奔小康的人们阅读的《中国文化小通史》是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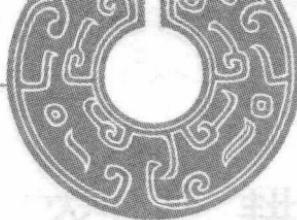
所谓文化，无非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有学者用“大文化”这一概念将二者都包括在内。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史，就是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物质文化，指的是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商业运营等；精神文化，指的是文学艺术、世风民俗、思想或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基础，精神文化能够促进或阻碍物质文化的发展，二者是有机的整体，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构思了这套《中国文化小通史》的框架，约请史学界的同道来共襄此举。当然，简明不等于降低学术质量。值得读者庆幸的是，这套丛书的撰稿者，都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学者，有几位还是全国知名的断代史权威。凭着我对他们的了解以及他们为我主编的《中国反贪史》、《中国小通史》撰稿时给我留下的温馨回忆，我相信本书的学术质量是上乘的。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我的杂文随笔集《铁线草》，《中国文化小通史》的出版，是我们之间的又一次愉快合作。在此过程中，我感受到该社的热心与负责，特在此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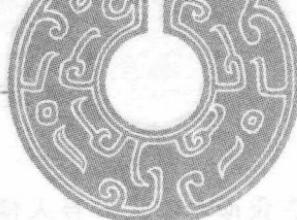
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丧失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遗产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愿将这套《中国文化小通史》，献给那些热爱祖国文化遗产、关心民族命运的读者。

2004年甲申岁末于京华老牛堂

目录



第一章 农 耕	(1)
一、人口的增长	(1)
二、垦田面积的扩大	(3)
三、农具的革新	(5)
四、农田水利建设	(7)
五、南北粮食作物的交流	(10)
六、精耕细作的江浙农业	(13)
七、棉花和桑麻的种植	(15)
八、果树种植的发展	(18)
九、茶树种植面积的扩大	(23)
第二章 商 业	(25)
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25)
二、市场的扩大	(26)
三、钱荒和纸币的流通	(29)
四、专卖制度的强化	(34)
五、对外贸易的兴盛	(35)
第三章 科学技术	(38)
一、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	(38)
二、大科学家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	
	(41)
三、贾宪、秦九韶、杨辉与宋代的数学	
	(43)
四、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	(45)
五、天文与历法的革新	(45)
六、医药学	(49)
七、建筑科技的进步	(54)

 目录

八、手工业技术的革新	(58)
第四章 思想	(70)
一、宋学的形成	(70)
二、荆公新学、温公学派和蜀学	(75)
三、北宋理学五子	(81)
四、南宋理学的发展	(88)
五、佛教的传播	(94)
六、道教的兴盛	(97)
第五章 文学艺术	(101)
一、古文运动	(101)
二、宋代的诗歌	(105)
三、宋词的繁荣	(109)
四、史学的进步	(115)
五、辉煌的绘画艺术	(119)
六、灿烂的宋代书法	(127)
第六章 风俗	(132)
一、南北饮食	(132)
二、男女服饰	(137)
三、居室与家具	(142)
四、水陆交通	(143)
五、婚姻时尚	(146)
六、丧葬礼仪	(149)
七、节日庆典	(151)
八、教育与科举	(156)
九、体育运动	(158)
十、娱乐活动	(162)

第一章 农 耕

一、人口的增长

在古代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充足的劳动人手。因而，人口的增长，在古代就不仅是社会经济繁荣的表现，也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人口的增长或减少，在古代历史上就是生产发展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宋朝以前，中国人口的增长十分缓慢，还经常出现负增长。两汉最高人口数为五千多万，唐代开元盛世时人口达到六千多万，人口不过增长了千余万。经过唐末、五代频繁的战乱，人口又有大幅度的减少，直至后周世宗后期，中原王朝的人口总数仅为九十六万户，不足五百万口；即使是加上南方地区的诸割据政权，也不过是二百万户、一千万口左右，仅相当于唐代最高数字的六分之一。

这种情况到了宋代以后方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北宋开国伊始，宋太祖就颁布了许多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把各地人口的增减与否，规定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特别是募兵制度的推行，对人口的增长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古代人口增长比较缓慢，原因很多，其中征兵与徭役征调造成的生活动荡与夫妻长期分居，就是对人口增殖很不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宋代的募兵制度下，由于农



民基本上不再承担兵役，和厢军分担了农民的大部分劳役负担，使得广大农民“老死不识兵革”，夫妇偕老，“保骨肉完聚之乐”，人口的增长遂得到较充分的保障。此后，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经济的恢复，宋代人口就有了持续而迅速的增长。

到宋太宗至道三年（997），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当时的户口就达到了400多万户，较五代时期的户口数已经增长了一倍。在对辽、夏战争基本结束的宋真宗时期，人口增长更加迅速，在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就增长到了860多万户，比宋太宗时又翻了一番。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户数增长到1200多万，是宋太宗时的三倍，已经超过了汉朝的最高数字，同唐代的最高水平约略相等。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达到1700多万户。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更是达到创纪录的2000多万户，是宋初户数的五倍之多。按每户5人的通常情况来计算，宋徽宗大观四年的宋代人口约为一亿以上，远远超过了汉、唐，是汉、唐人口的两倍。考虑到北宋国土小于汉、唐的因素，当时的人口密度更是要大大超过汉、唐的水平。

南宋时期，仅保有江南半壁江山，其统治区域比起北宋要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二，又遭到了对金的战争的摧残，因而人口总数不如北宋。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南宋户数为1100万，为宋徽宗大观年间的二分之一强。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增长到1200多万户。按每户5人计算，南宋人口大约在6000多万左右。如果加上同时期在金朝统治下北方的4000多万人口，全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在一亿左右，和北宋基本相当。

南宋人口的增长速度虽然不如北宋，但在江南的许多地区，人口较北宋时还是有了幅度不小的增长，以自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至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为例，比较突出的地区就有：江西地区，由150万户增至220多万户；湖南地区，由90多万户增至120多万户；福建地区，由100多万户增至150多万户；成都地区，由80多万户增至110多万户，等等。

二、垦田面积的扩大

土地的开垦，是农业发展最主要的基础，在宋代以前的汉、唐时期，垦田亩数最高达到三亿多亩。唐末、五代，由于战争的破坏，许多本来已经开垦的土地重新被抛荒，到北宋局部统一基本完成的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全国垦田亩数下降到了两亿多亩。

为此，宋太祖等宋代的统治者采取了许多鼓励农民开垦荒地的政策，规定：农民新开垦的土地不仅归农民所有，而且在三五年内都不收赋税，以后也是按三分之一的优惠税率收税。等等。在这些政策的积极推动下，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人手的增多，宋代土地开垦的面积有了前所未有的快速扩大。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北宋的垦田亩数就恢复到了三亿多亩，与汉、唐已经大约持平。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就扩大到了五亿多亩，比宋初翻了一番，也超过了汉、唐的最高水平。宋仁宗、宋英宗时期，由于大官僚和豪强地主隐瞒他们占有的大批土地，国家登记的垦田数



略有减少。王安石变法时期，随着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和青苗法等多种改革措施的推行，北宋土地的开垦进入了又一个高峰期，到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垦田数就达到了创记录的八亿多亩。这个数字，是汉、唐垦田面积的两倍之多，大致与后来的明代水平相当。

两宋时期，不仅平原地区大多开垦为良田，“无尺寸旷土”，就连在汉、唐时期开垦较少的山地丘陵以及江河湖泊地区，也都被广泛的利用起来，出现了许多适宜当地环境的新的土地利用形式。

福建的多山地带，根据当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客观条件，在宋代就“垦山为田”，开辟了大批的“梯田”，使福建成为当时全国土地垦辟最多的地区之一。梯田的出现，是丘陵山地利用的划时代进步，很快就迅速地向全国范围推广。

在江、浙的低洼水涝地区，则进行围水造田、围湖造田，开垦了旱涝保收的“圩田”。圩田开始于唐末五代，至宋代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宋代的圩田，大多规模很大，方圆可达数十里至数百里，就像一个大城市一样。如宋代大科学家沈括参与修建的芜湖县的万春圩，圩中土地面积就高达近十三万亩。圩田除了筑圩围水以外，还配套设有河渠、门闸等水利设施，在干旱时能够开闸引江水进行灌溉，使圩田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最适宜于水稻的种植。南宋时，围湖造田、兴建圩田进入了高潮，大批的圩田在长江下游及太湖流域地区星罗棋布，当时许多地方圩田面积达到了水稻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圩田还沿长江西上，向湖北等长江中游湖泊地区推广，在当地称

“垸田”。不过，过度的围湖造田、围水造田，也不可能避免地带来了湖泊退化、洪涝水害加剧的副作用，这在宋代时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江、浙等地的江湖水面上，宋代还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土地利用形式——架田。架田也叫葑田，是一种浮在水面上的田丘，形状与木筏相类似，能够自由地移动，十分适宜于种植水稻和蔬菜。架田在北宋时开始出现，南宋时已经遍及江南水乡。

江浙、福建等地的江河边沿地区，出现了“沙田”，也叫“沙洲田”，是把沿江地带冲积而成的沙洲，改造为农田。

福建等沿海地区出现了“海田”，即与海争地，在海滨修建堤坝，拦截海潮水，然后用淡水冲刷，把滩涂改造为农田。浙江沿海也有大量的“海田”，称“涂田”。

北方黄河中下游等沿河地区，出现了“淤田”，就是利用决放河流的办法，使河流内沉积的淤泥流入农田，把原本贫瘠的土地改造成良田。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北宋设立了总领淤田司，专门负责在黄河、汴河等沿河地带推广淤田。

三、农具的革新

两宋是古代农具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是犁地工具、水田稻作工具和灌溉工具等有了十分突出的革新。

犁地工具方面，唐代出现的轻便灵巧、便于深耕和精耕细作的曲辕犁，在宋代就被普遍地运用于农业生产，并在江浙地区得到了较大的改进，如广泛地安装铁制犁铧，



进一步细分为尖头和圆头两种，以适应不同的土壤状况，从而更加适于南方水田的耕作。

南宋时发明了一种新农具“开荒犁刀”，犁刀形似短镰，锋利耐用，安装在犁上，特别适于开垦杂草丛生的低洼荒地，对两宋时期江浙地区农田种植面积的扩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代还有一种以人力代替牲畜的“踏犁”，效率可以达到牛拉犁的一半，适于缺乏耕牛的地区使用。北宋初年，由政府出面对“踏犁”进行了革新和推广，在河北等北方地区得到普遍使用。南宋时期，踏犁在南方少牛地区也得到了进一步地推广和改进，一直得到人们的重视。

灌溉工具方面，宋代普遍运用龙骨“水车”。不仅功效大，而且可以把低处的水提到高处，也可以用来排涝。根据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水车赋》及“水声终夜救田车”等诗句的描写，可以知道当时江南水乡已广泛地使用水车，用以满足水稻种植的需要。“水车”大部分用人力脚踏，到了北宋中期，福建地区又出现了“牛转翻车”，即用牲畜转动水车。利用水流力量转水的水力“筒车”，是唐代后期发明的一种新的灌溉工具，由于它可以昼夜不停地浇灌田地，而不用耗费人力，因而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使用。

宋代水田稻作工具的发展最为突出，创新很多，主要有：

秧马。水稻插秧农具，宋神宗时期由湖北武昌一带的农民发明。秧马的形状像一条小船，两头高，中间凹，底部用光滑的榆木或枣木制作，以便于在水田上滑行；背部

则用很轻的楸木、桐木制作，以免压伤秧苗。骑着这种秧马插秧，可以大大减轻劳动的强度，还能提高插秧的速度，因而在当时很快地被推广到了江浙、广东等地区。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为了推广应用“秧马”，还专门写了一首《秧马歌》。

耖。平整水田的工具，最早见于南宋的《耕织图》。耖的出现，标志着南方水田整地技术趋于成熟。

耘爪。稻田除草工具，南宋时期开始使用，元代时普遍推广。即用竹管做成手掌形状，套在手指上，以避免除草时手指直接与田土接触，既可减少手指损伤，也可更好地整理秧苗。

耘荡。稻田中耕工具，南宋时期由江浙一带农民创制，元代普遍使用，作用类似于北方的耙锄，可大大减轻农民耘禾的劳动强度，又能提高工效。

除此之外，像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耧车车脚上的铁铧，除草用的弯锄等农具，也都在宋代得到了普及。镢头、镰刀、铡刀等常用的农具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更加轻巧耐用。

宋代的农具，随着冶铁和炼钢技术的发展，许多已经属于熟铁钢刃农具。相比于以往的生铁农具，熟铁钢刃农具更加坚韧耐用，更能承担高强度的农活，它的普遍使用是古代农业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

四、农田水利建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北宋从建国开始，就十分重视农



田水利的兴修。王安石变法期间，在熙宁二年（1069）就颁布了《农田水利法》，运用国家立法的手段，积极推动各地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从熙宁三年（1070）到熙宁九年（1076），掀起了一个持续的兴建水利的高潮，全国共计兴修水利工程 10793 处，可灌溉农田高达 3611 万亩，这是中国古代水利兴修史上的一个高峰。

北方地区农田水利的兴修，以整治黄河、化水害为水利为中心。自秦汉以后，随着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加剧，大量泥沙流入黄河，导致黄河下游的河床泥沙淤积，不断地发生决口和改道，仅在宋仁宗的时候，黄河就连续两次大规模的决口，造成了严重的水患。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堵塞了黄河的决口，使淹没的土地得以恢复，并加固了沿河堤坝。为了根治黄河水患，在王安石的支持下，北宋在熙宁六年（1073）成立了“疏浚黄河司”，使用当时新发明的工具“铁爪龙”和“浚川耙”，尝试着清除黄河下游的泥沙淤积。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铁爪龙”和“浚川耙”未能收到多少实际作用，但思路是正确的，也是黄河水患治理史上的一个创举。

除此之外，宋代北方地区比较著名的农田水利工程还有以下两项：

一是从北宋初年以来，就利用当地湖泊众多的条件，在今天河北雄县、任丘、霸县等地大规模地兴修堤堰 600 多处，设置斗门进行调节，引湖水灌溉、种植水稻，把宋辽边境地区改造成为水田，从而既增加了粮食收成，又可阻拦辽国骑兵的南下，在宋代一直被视为重要的战略

工程。

二是宋徽宗大观二年（1036），在陕西关中地区兴建了工程浩大的丰利渠，开凿石渠引泾水，能够灌溉关中7个县多达三百五十多万亩的农田，远远超过了汉、唐时期的历史最高水平。

宋代南方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比北方还要发达，如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建议和主持修筑了北起今天江苏连云港，南至启东，全长约一百五十多里、工程历时约四年的捍海堤坝，使堤内千万顷盐碱荒滩成为良田，后人为了表彰范仲淹兴修水利的功绩而将其命名为“范公堤”。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在李宏的主持下，福建莆田成功地修建了木兰陂，既可蓄水，又能防范海潮，使得上万顷农田得以灌溉，是福建最有名、效益最好的农田水利工程。四川地区著名的都江堰，在宋代也得到了良好的维护，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宋代南方最受重视、成效也最大的农田水利工程，是对太湖流域的综合水利治理。太湖流域降水丰富、地势低洼，水利建设是以排涝防洪为重点。当地的“圩田”、“湖田”既是农田，也是调节水量的水利工程。更重要的办法，是开挖塘浦，疏通河道，疏导排水。五代吴越的时候，吴越组建了七八千人的“营田军”，也叫“开江营”或“潦浅军”，专门负责太湖水利的整治和维护，使得太湖流域初步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塘浦圩田系统水利工程。宋代继承了吴越的成果，从北宋中期开始，进一步全面兴修太湖水利的系统。南宋立国江南，兴修太湖水利始终被作为立国的根本，得到空前的重视。据统计，北宋时对太湖

流域的水利建设，共计有 86 次之多，南宋更是高达 185 次。经过宋代长期的综合治理，太湖形成了水网密布、堤岸高厚、塘浦深阔、河道通畅的水利工程系统，收到了排涝、行洪和通运兼顾的良好效果，为太湖流域成为宋代最发达的农业生产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南北粮食能作物的交流

宋代种植的粮食能作物种类很多，主要有水稻、小麦、小米、大豆、荞麦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水稻和小麦。以水稻北上和小麦南下为主要标志的南北粮食能作物互相交流，以及由此形成的南宋时期在江南地区稻麦两熟制，就是宋代粮食种植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也是古代农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进步。

南北粮食能作物交流和稻麦两熟在宋代得以实现，与当时粮食种植方面两个大的突破是分不开的。

1. 占城稻等优秀品种的引进

占城稻，原产于今天越南的南部地区，五代时最早传入我国的福建，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推广到了江浙和淮南地区，大中祥符六年（1013）宋真宗又亲自在开封皇宫内试种，成功后向北方地区推广。

相比于其他水稻品种，占城稻的突出优点是：耐寒、耐旱、早熟，而且适应性强，对土地肥力的要求低，因而占城稻不但适宜在南方较为干旱的山地和丘陵地种植，也适宜在寒冷和干旱的北方种植。占城稻的引进使宋代的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了近一倍，极大地促进了水稻的生产。占

城稻的传播过程中，还分化出许多适合各地环境特点的变异类型，为水稻品种布局的合理化和多熟种植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南宋以后，水稻就成了大众的主要食粮。

2. 水稻育秧和移栽技术的普遍运用

水稻育秧和移栽技术出现在唐代中期，至宋代得到普遍的运用。这两项技术解决了水稻和小麦的用地之争，因为小麦的生长期通常是八月至下一年的五月，而使用直播种植方式的水稻，通常的生长期是每年的三四月至九月，两者互相冲突，难以在水稻收获后复种小麦。宋代普遍改用育秧和移栽技术以后，水稻在大田中的生长期大大缩短，通常为五月插秧八月即可收获，从而使水稻和小麦在时间上正好填补了彼此的空白：小麦的播种恰恰在水稻收获之后，而小麦收获后又不误水稻的插秧，水稻和小麦的复种两熟才成为可能。

宋代政府的相关政策，也推动了南北粮食作物的交流。宋太宗时，曾鼓励广大南方地区种植小麦、小米、大豆等北方的粮食作物，由官府免费提供种子，还免除南方农民种植小麦等的租税。宋神宗时，还由官府出面招募南方农民到北方种植水稻。到了南宋，宋孝宗多次下令地方官鼓励和督促农民广种小麦。

随着宋代南北作物的相互交流，水稻在北方的种植面积不断地扩大，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的水稻种植在宋代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河南开封及其邻近的汴河沿岸，稻田分布很广，汝州（今河南临汝）设有北宋官营的“稻田务”，专门负责种植水稻；共城（今河南辉县）的水稻以品质见长，在北宋一直是供应宫廷的贡